

淡淡的木樨香

陈志国

著



中原出版传媒集团
中原传媒股份公司
河南文艺出版社



作者简介

陈志国，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河南省特级教师，镇平县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近年来致力于民间文学创作，先后在《故事会》《民间文学》《中国故事》《上海故事》等全国十余家刊物发表故事作品六十余篇，其故事创作在河南省独树一帜。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淡淡的木樨香/陈志国著. —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2019.12

ISBN 978-7-5559-0901-9

I.①淡… II.①陈… III.①故事-作品集-中国-当代 IV.①I247.8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264762号

出版发行 河南文艺出版社
本社地址 郑州市郑东新区祥盛街27号C座5楼
邮政编码 450018
承印单位 南阳市寰宇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经销单位 新华书店
纸张规格 70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 张 18.5
字 数 249 000
版 次 2019年12月第1版
印 次 2019年12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58.00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图书如有印装错误,请寄回印厂调换。
印厂地址 南阳市光武路1615号
邮政编码 473000 电话 0377-61188877

目录

第一辑 桑梓恋歌

佛仙缘	3
山南一枝花	8
校园东北角的那些事儿	14
元好问智断风流案	19
老三的奇遇	26
县令设宴请原告	30
曾一贯遇仙记	34
坟尖尖上的破草帽	38
烟花三月下杨村	43
吃根草绳过校庆	49
长长的红飘带	54
哥斯达黎加客人	59

胡里麻达结善缘	64
床不离七	70
一根棒槌一两银	75
八千里路云和月 ——我所亲历的消灭桂系军阀、解放大西南的战斗岁月 王天禄 / 口述 陈志国 / 整理	80

第二辑 当代传奇

撞在一起是缘分	87
初恋撞上“孙二娘”	93
血色的山茶花	97
“混头”女人	102
猴子与马驹	107
淡淡的木樨香	111
凌波娇	116
夜来敲门声	121
美女陪我走天涯	123
豫剧名旦的兄弟	129
送你一束红玫瑰	133
红颜祸水	137
一个半人的战友聚会	143
“癞蛤蟆”传奇	151
夜宿荷香村	157
荷花情缘	161

第三辑 传闻逸事

训康熙	169
刘罗锅观星得状元	172
神童“伤神”记	176
听月楼	181
赵匡胤与王彦超	185
人与狗的那些事儿	191
丹珠情缘	196
樊山恨	201
县令三谒诚意伯	208
唐伯虎赶脚	214
武则天嫁宫女	218
徐庶暖坟	224
专诸跪妻	227
木头惊醒开国皇帝	234
善恶井	238
红骏马	245
双星会	256
一壶不事二茶	268
云台山韵事	280

第一辑 桑梓恋歌



佛仙缘

明朝万历年间，南阳府西北任家庄任老汉两口子信佛，早晚焚香拜祭，一生积德行善。老两口晚年得子，高兴得不得了，给儿子取名任善，巴望着儿子也能积福行善当个好人。

任善十七岁那年，家里遭遇横祸，爹娘同时得了重病，百般医治无效，相继归天。任善只觉得天塌地陷，在众乡邻的帮助下，草草埋葬了爹娘。

孤苦伶仃的任善心想：都说好人有好报，我家祖祖辈辈积德行善，咋就落得了这样的下场，难道佛爷、神灵都睡着了？也有人说闲话：甭看任善的老子积德，说不定这小子前生作了什么孽，当下遭了报应！听了这些话，任善心里愤愤难平。他猛地记起爹爹在世时曾说过，东海蓬莱仙岛有个活佛，遍知人间天上事。何不到蓬莱去问问活佛，自己前生到底作了什么孽，致使家境如此落败，自己也好知错修德。说走就走，任善简单收拾行装就上路了。

任善一路上披星戴月，露宿风餐，急急往蓬莱仙岛赶。这天，他来到一家路边小店，店主见他满身灰尘，鞋子破烂，知道他定是远行客人，就问他到哪儿去。任善如实道来，店主长叹一声：“唉，人世

间有多少事说不清道不明啊！”接着，店主对任善说：“我一家也敬佛行善，只有一个独生女，年方二八，虽说长得聪明伶俐，可就是不会说话！”他央求任善见了活佛，问问咋回事。任善满口答应。第二天早晨，店主送给任善一双鞋子、一袋干粮，并亲自送他上路。

任善走啊走，来到一个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土地庙，只好在土地庙里住下。土地爷知道了任善去蓬莱仙岛求活佛的事，哭丧着脸央求任善：“可怜我老头子在此地苦苦守候了数百年，一直没有等到升为上仙的机会，麻烦小兄弟问问活佛咋回事儿！”任善爽快地答应了。

任善辞别土地爷继续赶路，一条大江横在面前。任善没有办法过江，正在焦急中，一条大鲤鱼游了过来，要送他过江。任善骑在鲤鱼背上顺利地渡过大江。临别前大鲤鱼对任善说：“我在江中已经修炼千年，就是不能成龙，麻烦你问问活佛，我如何才能变成龙。”任善不住地点头应允。

任善告别鲤鱼，翻过七七四十九座山，蹚过九九八十一条河，走了三百零三天，终于来到了蓬莱仙岛。他顾不得欣赏蓬莱美景，直接爬到烟雾缭绕的大佛寺，见到了活佛。

活佛微微睁开一双慧眼，对任善说：“施主千辛万苦远道而来，老衲理当有求必应，可是，按本寺多年的规矩，施主最多只能问三件事，请施主见谅！”

任善傻眼了，他想到店主人、土地爷、大鲤鱼所托付的事，再加上自己的事刚好是四件，这咋办哩？正在为难，他忽然想到爹娘一辈子积德行善，乐于助人，常嘱托他不存私心、救人危难的话，就把牙一咬心一横，只向活佛询问了别人的三件事，然后拜别活佛匆匆往回赶。

任善来到大江边，大鲤鱼游过来问：“小哥呀，你辛苦啦！快说说我咋样才能变成龙？”任善说：“活佛说，你把嘴里那颗珠子吐出

来留在人间，你立马就能成龙。”大鲤鱼高兴极了，急忙吐出珠子交给任善。奇了怪了，只见大鲤鱼身上的鳞甲“呼呼啦啦”往下掉，龙角、龙爪也长了出来，活脱脱一条大青龙！青龙一边高兴地驮着任善过江，一边给任善介绍珠子：“这是一颗避水珠，能避开滔滔洪水，就送给小哥做个纪念吧！”任善正要推辞，青龙忽地飞离地面，腾云驾雾摇头摆尾上天去了。

任善走到土地庙前，土地爷迎上来问：“小伙子，活佛有何旨意？”任善对他说：“活佛说只要你交出脚下蹬的两缸金银，就可位列仙班！”土地爷脸“唰”地红到脖子跟儿，乖乖交出多年来受贿舍不得花的两缸金银，一定要送给任善作酬金。任善哪里肯受，土地爷说：“这都是乡亲们的血汗钱，就麻烦你散给乡亲们吧。”说着化作一阵清风，也上天去了。

这天晌午，任善赶到路边客店，店主热情地招待他。席间店主怯生生地问：“客官一路辛苦，也不知老汉所托之事，佛爷咋说？”任善笑着说：“佛爷说，不妨事，你家姑娘见了自己的丈夫就会张口说话了。”

店主一听就蒙了：“天宽地阔，人海茫茫，谁该是女儿的丈夫呢？”正说话间，任善忽然闻到满屋兰麝熏香，只见珠帘一掀，店主女儿袅袅娜娜地走了出来，呀，真是一个天仙似的美人儿！店主女儿先对客人深施一礼，接着对店主猛地张了张嘴，突然说话：“爹，爹！我舌头发麻，我会说话了，我会说话啦！”店主高兴地流下老泪，猛想起任善转述活佛说过的话，就一定要招任善为婿。任善见店主真诚，店主女儿美丽，就满意地点了点头。店主连忙唤出老伴，要任善拜见岳父岳母。接着店主又找人选定黄道吉日，请来亲朋好友，为女儿操办了喜事。婚后任善拿出土地爷留下的金银，全部散给乡亲们，大家无不夸奖任善是个正直善良的好后生。

这年夏天，大雨接连下了六六三十六天，下得沟满河平，庄稼地里一片汪洋，眼看村庄就要保不住了。任善着急得吃不下饭睡不着觉。这天，他梦见有一个白胡子老头来到面前，定睛一看，原来是已经位列仙班的土地爷！土地爷告诉任善：举国上下闹洪灾，皇上已经下旨，谁能治住洪灾，就封谁为朝中一品大员。他又告诉任善，许是本朝合该免去这一劫难，在兴云布雨的众神中，就有与你情分不薄的大青龙，他正等着报答你的恩德哩！说着，土地爷附在任善耳朵上，对他如此这般地进行了一番交代。

任善听了土地爷的话，不敢怠慢，火速进京，向皇上献出大青龙赠给自己的避水珠，并说明自己有办法止雨退水。皇帝连忙下旨，命钦天监派人与任善一起带上宝珠，前去治水。

任善与众人一起来到旷野里。旷野洪水滔滔，天空雷鸣电闪。任善冒着倾盆大雨，按照土地爷的吩咐，面向长空高喊三声：“青龙、青龙，可怜天下苍生！”喊第一声，雷电止息；喊第二声，云消雨住；第三声刚刚喊过，一轮艳阳高挂天空！接着，任善把避水珠放在面前水中，说也奇怪，滔滔洪水很快地消退下去！

万历皇帝大喜，要封任善为献宝状元。任善再三推辞，说自己不愿在朝为官。皇帝无奈，赏赐任善金银财宝无数，任善推辞不过，只好恳求皇上，把赏给自己的金银财宝转赐给天下灾民。皇帝十分敬佩，详细询问避水珠的来历，任善向皇上讲述自己蓬莱求佛的经过。恰好万历皇帝也很信佛，他感慨万千，有感而发，亲自撰写一副对联赐予任善，并隆重地送他回乡。御书对联写道：

莫道行善无善果，
应知敬佛有佛缘。

任善回到家中后，把皇上御书对联耐心地装裱，恭敬地张挂在客厅里，一天到晚细细揣摩。他想，大千世界，滚滚红尘，究竟佛在何处？后来他终于明白：佛在人心里，众生即是佛。要敬佛首先就要敬自己周边之人，再敬天下众生！从此，他和媳妇更加尊老爱幼，乐于助人，一生行善积德、扶危济贫。两口子过着甜甜蜜蜜、和和美美的日子。活到百岁时，夫妻俩仍是面如桃花，一点儿也不见老相。后来两人一起进山采药不见归来，人们都说，他们老两口成佛成仙了。

（选自《三月三》2014年第9期）

山南一枝花

—

云姑是五朵山前有名的大美人，人称“山南一枝花”。她十八岁嫁到山前赵家，赵家是小康户，日子过得美满幸福。可是红颜薄命，丈夫二十几岁得肺病死了，把一大家子老老少少留给了云姑。

戴孝的云姑更加楚楚动人，许多年轻后生趋之若鹜，想方设法与云姑套磁。

1935年，镇平县政府的阚县长正在推行“新生活运动”，大力提倡寡妇改嫁。为了实践这“新生活运动”，阚县长要纳云姑为二姨太，并保证结婚后把云姑一家人接到县里享福。云姑誓死不嫁！令人震惊的是，没等阚县长迎来“新生活”，他老人家竟在本县侯集“以身殉职”！当时阚县长骑在马上，正在美滋滋地想着与“山南一枝花”的新生活，忽听“砰”的一声，高粱地里飞来一颗“汉阳造”子弹，阚县长被撂落马下，到另一个世界推广“新生活运动”去了。

阚县长死的那年冬天，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一群“刀客”杀进了赵家湾。半夜里狗叫声、砸门声、刀客叫骂声响成一片。刀客一边

砸门，一边嚷嚷：“开门，快开门！山南一枝花，恭喜呀，我们‘大拇指’看上你啦！……”全家人都吓得魂飞天外，老老少少十几口人缩在一堆打哆嗦，等待着灾难的降临。

云姑是全家老小中唯一“身强力壮”的年轻人。她起初也吓得牙齿打战，后来她咬紧银牙，手握菜刀，守在大门后面，要和刀客拼个鱼死网破。

大门在刀客的猛烈撞击之下，发出“咯吱咯吱”的响声，刀客在门外号叫着：“快开门！顺顺溜溜交出‘一枝花’，就饶了你们全家；等到爷们破门，就杀你个鸡犬不留！”云姑用柔弱的肩背死死顶住大门，门框上的灰土“簌簌”落在她的秀发上，她把散落下来的发辫又盘在脖子里，手握菜刀，双目紧闭，等待着门破后与刀客做最后一搏。

正在万分危急之时，忽听“砰”的一声快枪响过，大门的门板也“咣”的一声剧烈震动了一下。门外暂时静寂了片刻，手拿砍刀、梭镖的刀客做梦也想不到，本村还有这等厉害的家伙！他们自知不是对手，吓得扑扑腾腾逃走了。

村里又安静了下来。过了一会儿，有人在门外小声吆喝：“没事了，都睡吧。”

云姑壮起胆子问：“谁？”

门外人已经走远，只听到模模糊糊的三个字：“倚帝客”！

全家人都搞不明白“倚帝客”是何方神圣。第二天，大家惊异地发现，一颗“汉阳造”子弹头深深嵌在楼门的门板上！全家人刚刚逃过这一劫，更加惊异的事情发生了：嵌在门板上的子弹头不知何时竟然不翼而飞了，门板上只留下一个深深的弹洞。人们说，刀客是有仇必报，他们挖走了弹头，说不定啥时候子弹还会飞过来！

这惊吓非同小可，全家人惶惶不可终日，提心吊胆地等着刀客

前来报复，可是刀客好像是忘了“山南一枝花”，一直没有光临赵家。后又传来令人震惊的消息：匪首“大拇指”也同样被“汉阳造”子弹射穿太阳穴，到阴间找阌县长去了。

从此，云姑就变成了“红颜祸水”：三个男人为她送命，这“山南一枝花”确实有刺，哪个男人还敢再亲近呢？

二

劫难过后，云姑病了一个多月，病好后精神恍惚，口中经常念念有词，不知道呢喃些什么。云姑从此落下病根，犯病时两眼痴呆，若有所思，一个动作反反复复能做十多次。比如晚上去闩门，她要先抽掉门闩反复端详，好像在检视门闩是否结实，然后插上门闩，再抽掉，再闩上……不知重复多少遍！在做这些动作的同时，口中还念念有词，但谁也听不清她哼哼些什么。直到她的公婆相继下世后，云姑“三十年媳妇熬成婆”，成了一家之主，这才敢肆无忌惮，放开喉咙唱起来。直到这时，人们才终于听清了云姑的歌词：

“倚帝客，倚帝客，倚帝花开已是八十一……”

这歌词简直就像天书，众乡邻谁也听不懂意思，认为是云姑的疯言疯语，大家权当是听乱弹、看猴戏，大人小孩跟着乱嘲笑、瞎起哄。只有村北头同样疯癫的四爷听得入迷，往往是云姑一唱歌，四爷就凝神聆听，忘记了一切。四爷是村里的孤寡老头，年轻时上无片瓦、下无寸土，春二三月是叫花子，秋七八月是贼娃子，到老还是一个人。云姑把人人厌烦的四爷引为“知音”，常常把家里吃的穿的偷偷拿给住在破庙里的四爷。

奇怪的是，云姑除了经常犯这种毛病之外，长年无病无灾，身体结实。更奇怪的是，她唱过一阵后，马上恢复常态，不疯不傻，手脚

麻利，家里地里的活儿，干得滴水不漏。

转眼几十年过去了，云姑已是儿孙成行，人丁兴旺。令云姑自豪的是，她的长房长孙成了小有名气的作家，长孙媳妇也长得水灵俊秀，俨然又是一代“山南一枝花”。

作家长孙对旧事旧物极感兴趣，挖空心思研究奶奶的歌词，研究多年竟毫无成果。首先这关键词“倚帝客”“倚帝花”就叫人一头雾水，他甚至翻查了李时珍老先生的《本草纲目》，也没有查到有关“倚帝花”的条目。作家只能妄猜“已是八十一”，大概有九九归一，圆满、完美的意思；而那些什么“倚帝客”，却使他晕头转向，找不着北。作家有时趁着奶奶高兴，就逮住机会试着问她“倚帝客”到底是啥意思。云姑经常是瞪起眼睛吼道：“滚一边儿去！”骂得作家灰头灰脸。

谁也想不到的是，云姑“创作”的“天书”，竟然被新一代“山南一枝花”给破解了；不仅如此，长孙媳妇还轻而易举地治好了奶奶多年不愈的疯癫病！

两代“山南一枝花”非常投缘，亲密无间，经常在一起叽叽咕咕说私房话。奶奶得了小小的感冒，长孙媳妇就干脆搬到奶奶卧室去住，没日没夜地照料奶奶。更加令人惊异的是，随着两代“山南一枝花”的关系越来越亲密，云姑的疯癫歌声也越来越少，最后干脆不唱了，精神完全正常了，多年的顽疾竟然不治而愈了！

三

家族里终于有了闲话，说云姑这个“老佛爷”是个偏心眼，偷偷把一个红布包包交给了老大家的。几个叔伯弟媳经常背地里在一起嘀咕，说赵家祖上是殷实人家，红布包包里肯定是传家宝，不是金钗银簪就是珠宝玉器，至少也是几块银圆！作家急了，向媳妇追问红布包